灼艾集

灼艾別集目錄

灼艾別集目錄

灼艾別集目錄終

灼艾別集卷之一

四明萬表選集　男達甫訂証
孫邦孚重梓

綠雪亭雜言

高孝基一見房杜奇之而托以子孫愚謂子孫賢不肖成立覆墜天也豈他人所能陶鑄哉況房杜他日亦不能保子孫不蕩敗門戶又安能庇他人子孫乳愚謂孝基於是乎不智夫大臣以人事君者也當國之樞渇賢焉曾不社稷是念顧煦煦焉私之子孫愚謂孝基於是乎不忠

林艾軒曰予五十之年只合僻處袖手自稱老夫如何更對人稱得門生從來懶見人懶作書合此二懶便應出人前不得愚考艾軒平生不求人知不求苟合真是脚根立得定所謂懶者蓋恥為奔競云耳豈真懶於人事者哉

楊大年弱冠與周翰朱昂同在禁掖時二公皓然老矣大年每論年則侮之曰二老翁以為何如翰不能堪正色謂之曰君莫欺侮我老老亦終留與君昂曰莫留與他免得後人又欺侮他厥後大年不及五旬而終求為老翁亦不可得此事可以為少年英俊侮

老慢賢之戒

武功諸生康栗靈寶諸生楊宋皆矯矯少年才華競秀予提學時甚器重之栗也之妻宋也之姊也宋也之妻栗也之妹也其後二生相繼不祿無血胤焉二婦皆飲毒死之嗚呼二婦之死可謂烈哉九原有知二生可以瞑目矣或曰使二婦有子亦可死乎予曰古者夫死稱未亡人若有遺孤嗣續繫焉則毋道為重而妻道為輕何必死是故公甫文伯之母孟子之母陶侃之母皆賢也皆不死時乎不然楚昭王夫人不見符而死於水宋伯姬不見姆而死於火永新譚

氏抱子罵賊而死於學宮其於有子無子奚暇計哉或曰近時有女子未嫁而夫死亦以死殉之何如予曰哀哉女也可以死可以無死夫既許之納采問名矣夫死而無或貳者義也故曰可以死雖然言乎妻道未親迎也言乎婦道未廟見也言乎子道無醮命而以死殉未嫁之夫不傷父母之心乎故曰可以無死時乎不然曹娥饒娥死於孝浣沙女死於義奉天竇氏二女死於不辱其於嫁與未嫁又奚暇計哉大抵女婦之致命遂志皆本乎天性之烈不可律之以恒禮

莊定山賦魯節婦詩曰二十夫君棄妾身諧卯痴小舅姑貧自傷薄命同衰葉不掃蛾眉嫁別人化石未成猶有淚雙鸞雖在不驚塵鎖窓獨對東風樹歲歲花開他自春羅一峯謂此詩苦心苦語可泣鬼神

或問浦江鄭氏家範如何愚曰卓哉雍睦之義歸然薄俗之靈光也胡可及哉或曰斯義也古有之乎愚曰周時一夫受田百畝仰事父母俯育妻子不過數口而已未聞合族而食也諸侯大夫之家立宗子以統族人使之聯屬昭穆不至渙散而已亦未聞合族而食也或曰先王胡為不以此義訓天下愚曰先王

蓋處其勢或有難行也情或有不順也是故以勢言之世遠則祖宗祧廟情乖則兄弟鬩墻夫妻且有脫輻之隙婦姑不免反唇之譏矧族之人親盡服盡而情盡猶塗人也苟欲聚於一門之內而饔飧之飫保無矛盾氷炭者乎將一一繩之以家訓則法非官府人有悖心以情言之夫既合族而食矣則凡飲食諸需悉制於長族者孝子之養親也欲每食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可專遂乎慈母之愛孩提也欲以梨栗而止啼可專遂乎卑幼之厚親友也欲以杯酒而合歡可專遂乎將人人各遂其願則家政差池莫之

統紀夫勢有難行情有不順是以先王不敢強之也即有能然者則褒嘉之寵錫之表厥宅里以樹風聲夫豈鄙夷其義而莫之訓耶或曰然則古禮有合族以食之禮如何愚曰非此之謂也古者世祿之家合族而食者以服世降一等齊衰一年四會食大功一年三會食小功一年再會食緦麻一年一會食服盡則不汲焉非槩族而會食也

近時華亭有寡婦棄其孤兒再嫁富室又生一子及其死也前夫之子爭塋之質之縣尹縣尹判其詞曰生前再醮已無戀子之心死後歸墳難見前夫之面

斷令後夫之子葬之

或問詩稱刑于寡妻至於兄弟然闗里三世相繼出妻周公攝政同氣流言豈寡妻兄弟亦有不可刑邪易言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然重華諸子鈞為不肖漢賊諸子皆富才華豈積善積惡其報亦或爽耶愚曰詩易所稱者理之常也子之所疑者適然之變也聖人之立訓也道其常不道其變

長沙有朝士某者還鄉意氣滿盈賓至鼓吹喧閧里中有執友來謁之朝士曰翁素好誦詩近日誦得何詩執友曰近誦得孫鳳洲贈歐陽圭齋一詩甚有味

乃朗然誦之曰圭齋還是舊圭齋不帶些兒官樣回
首使他人居二品門前簫鼓鬧如雷朝士聞詩嘿然
明日賔至門庭寂然

蜀中有梁叅議周御史先在吉里居皆爲讐家賊殺
之越數年金堂有小吏往時曾遨遊二公間一日過
銅梁月夜獨行至小溪上秋木蕭蕭突然見二公在
焉小吏驚怖莫知所措二公慰安之遂相與竹立已
而梁顧小吏曰過家煩語吾兒不可爲惡吾在冥司
徒有悔心而已周獨悵然無語小吏曰何以見教周
曰過吾鄉煩語鄰人張七公先人墓在南原羮飯無

主歲時幸為我呵護樵牧則冥感無極矣俄有黑風蓬蓬而來二鬼忽不見予聞方伯羅循矩說如此

江東有太守某者文雅風流頗著時名在郡二年遣吏携數百金入京賂劉瑾求速遷苞苴既入矣越數日劉瑾事敗伏誅太守亦以鑽刺落職初太守遣賂入京也尋慮事不諧悔之乃禱紫姑仙以决疑仙姑降筆曰幾樹甘棠種未成使君何事苦經營雷霆怒擊氷山碎只恐錢神也不靈噫人之作偽行險而鬼神之不可欺也如此哉

江州朱原虚為學究有詩名二弟在髫年而父母死

焉原虛匿父所遺綾錦十餘箧又逐二弟居外流離不振一日鄰人降紫姑仙原虛適在坐乃請曰聞仙姑能詩幸見教仙姑降筆曰何處西風夜捲霜鴈行中斷各悲凉吳綾越錦成私篋不及姜家布被香原虛得詩皇恐乃召二弟還家與之究娶教之業儒後二弟俱登科典州郡事原虛如事父焉

劉瑾擅權之日簸頓關紐禍福縉紳南科彈文有曰借春色以繁桃李奔走庸人假威力以運風雷銷磨正氣然考其汲引者多匪人而君子亦有與焉者矣羅織者多君子而匪人亦有與焉者矣及瑾事敗蒙

其汲引者槩斥之被其羅織者槩起之嗚呼君子小人幸不幸類如此

昔人有詩云倖門如鼠穴也須留一節若還都塞了好處還穿破觀董卓燃臍而餘黨不宥則王允之元不保甘露啟釁而無辜濫殺則鳳翔之禍難逃

昔人有言莫使滿帆風須留轉身地觀曹操空國而伐吳符堅空國而伐晋皆是使盡滿帆風故一敗即當稅駕無所

予在湖南一日山行午飯農家見其壁上有詩四絶意甚警策第不知作者為誰或曰晦翁詩也其一曰

鵲噪未為吉鴉鳴豈是凶人間凶與吉不在鳥音中其二曰耕牛無宿食倉鼠有餘粮萬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其三曰翠死因毛貴龜亡為殼靈不如無用物安樂過平生其四曰雀啄復四顧燕寢無二心量大福亦大機深禍亦深

蘭州彭韋庵尚書平生銳志功名蜀賊藍鄢作亂公總制諸軍討平之晚年落職居林下嘗夜卧夢中寐語曰殺得好殺得好既覺夫人問曰適來作何夢公曰適夢在西川督諸軍殺賊乘勢如破竹乃大呼曰殺得好殺得好夫人愀然曰公往年殺賊無辜之民

多有枉死鋒鏑者。公無血衂。或者天譴之也。胡為夢寐。尚不忘。戰耶。公亦慨。然與夫人相對泣下

新昌有士人某者少年負氣藐然皎厲筮仕滑岩邑瀕行謁梁石門請教石門曰清慎勤乃居官三字符也。子力行之夫復何言士人曰雖然天德王道之要獨不可聞乎石門微笑而答之曰言忠信。行篤敬。天德也。不傷財。不害民。王道也。士人退而語人曰石門議論平平耳越三年士人以不檢罷官歸里中語人曰吾不敢再見石門先生

夏正夫過彭澤賦詩曰縣樓寐寐枕江聲五里荒山

二里城彭澤到今更幾令縣人開口說淵明愚按柴桑翁作縣八十日有何功德及民而異代口碑猶嘖嘖不泯無乃以其人品之高如龍潛鳳戢然耶張東海過蘇步坊賦詩曰東坡昔日此閑行此地遂留蘇步名何事章惇瘞毛骨子孫羞認是先塋愚按東坡投荒嶺海章惇實為之而後世流芳遺臭乃如此孰謂人心無春秋哉

蘇東坡與人相處不問賢愚貴賤和氣藹然嘗曰我心平易上可以陪玉皇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兒曾見同寮齊瑞卿書此於齋中跋其尾曰予性褊急不能

容物服此以為瞑眩之藥也

穎川有姚尚書墓其神道碑穹窿博厚四面均焉其規制頗類顏魯公所書茅山碑者國初州人侍郎某者營壽域欲剗碑三分之一以刻墓表畏州守難之乃曲意懇之州守曰吾聞姚尚書子孫微矣莫有主者況其碑甚厚便剗三分之二有何不可侍郎喜出望外乃命工剗之或問州守曰侍郎剗尚書之碑子不能禁又從而過許之何也州守曰吾意欲使後人剗侍郎之碑者猶能中分耳侍郎聞之懟悔無地遂不剗碑

金陵有閽右于蕩覆先業不賄官適私負之督責計出無聊决意自盡一日市酒肴與妻永訣家有猫見肴噭噭欲攫之既而夫妻對泣不忍飲食遂相與縊焉猫乃哀鳴躑躅若救之者其肴在案不之顧也數日猫不食而死噫人知猫不厭主人之貧不知其能死義乃爾

鎮江北固山下有群蜂擁蜂王出遊遇鷙鳥攫殺之群蜂環守不去數日俱死之楊閣老邃菴令家仵瘞焉表其墓曰義蜂塜親作文祭之

宋高宗宮中養鸚鵡數百皆能言語高宗一日問之

曰思鄉否鸚鵡曰思鄉遂遣中貴送還隴山後數年有使臣過隴山鸚鵡問曰相公何處來使臣曰自抗州來鸚鵡問曰上皇安否使臣曰上皇崩矣鸚鵡聞之皆悲鳴不已使臣賦詩曰隴口山深草樹荒行人到此斷肝腸耳邊不忍聽鸚鵡猶在枝頭說上皇予行役隴山見此詩於鄴亭壁間問之亭長而知其故

廬江有監司某者謝事懸車延方士煉丹敬信之如鍾呂復生其夫人頗知書史嘗戲問之曰丹成何以謝方士監司曰渠自能點化不圖謝夫人曰渠既不圖謝何故以丹法傳君監司曰渠謂我有仙風道骨

故傳夫人笑曰君乖誕點化志在貪財妾未聞蓬萊三島乃有貪財神仙詰問其婿來謁之夫人曰金丹若成當傳之婿乎監司有難色夫人曰君得金丹不肯傳婿君非方士之婿渠胡為獨肯傳耶監司終不悟居無何方士化為烏有先生而丹焉從之夫人又戲之曰夜來方士去赴蟠桃之會未知騎黃鶴去耶騎赤鯉去耶監司黯然長吁而已

上元姚三老貲甲閭右嘗買別墅於勞勞亭之北枕書浦之南其中有池有亭有假山皆太湖怪石鬭聳探奇崛玲瓏又有飛閣曲房藥欄花徑逶迤升折

粧點如畫周遭又有老樹壽藤蔥蒨相糾秀色映發魚鳥親人良愜賞心一日狂客王大痴來遊焉留酌池上酒半酣大痴曰樂哉茲墅翁費直幾何三老曰費千金也大痴曰二十年前老夫曾觴詠於此者告我費且萬金翁何得之易耶三老曰我謀之久矣其子孫無可柰何只得賤售大痴曰翁當效刻石平泉垂戒子孫興時無可柰何不宜賤售三老聞其言愀然不悅既而矍然引觴浮白謝之且曰大痴真達者之言执老悖空與子孫作馬牛矣

愚在京師見馬草中火發在陳留縣見油簍中火發

在秦州見乾蝗堆中火發在劍州見積聚油紙中火發皆濕熱鬱蒸於內不得發越故鬱攸不戒其來有漸

吳中有老儒沈文卿讀書至宵分燈熒熒欲滅忽見盜在室中掏物無所得從容呼之曰穿窬君子虛勞下顧某輙有小詩奉贈乃長吟曰風寒月黑夜迢迢辜負勞心此一遭只有古書三四束也堪將去教兒曹穿窬者含笑而去

同年楊宗喬尹新鄉質任峭直與人議論不能下氣監臨者惡其不遜同列又從而交搆其間勢如騎虎

不可收拾一日桂古山過之宗喬告以故古山曰譬如對奕且饒一着譬如争路且退一步便無事矣宗喬惕然謝教告改教職

天順初年于肅愍下　詔獄閹官以弾文有謀立外藩之詞鞫之肅愍曰　親王非金符不可召金符藏在　內府外廷不得預聞閹官默然乃曲以誅危社稷鍛煉成獄近時江東有縣尹欲黥妓女之面以息誨淫之風咨訪邑中長者長者曰曾伏覩　祖訓有云子孫做皇帝不用黥刺剕劓閹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犯人凌遲全家處死縣尹乃悚然流

汴事遂寢愚嘗聞此二事以為學者貴博古通今況本朝令甲尤所當知者漢人以練達朝章通達國體為賢蓋謂此也

同寮鄭子元由翰林補外十餘年矣不得賜環嘗倥傯無聊遂成心疾每疾作輒昏憒如夢或發譫語有時不作無異平時或曰真空寺有老僧不用符藥能治心疾子元往叩之老僧曰相公貴恙起於煩惱煩惱生於妄想夫妄想之來其幾有三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恩讐悲歡離合及種種閑情此是過去妄想也或事到眼前可以順應却乃畏首畏尾三番四復

循豫不決此是見在妄想也或期望日後富貴榮華皆如其願或期望功成名遂告老歸田或期望子孫登庸以繼書香與夫一切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此是未來妄想也三者妄想忽然而生忽然而滅禪家謂之幻心能照見其妄而斬斷念頭禪家謂之覺心故曰不患念起惟患覺遲此心若同大虛煩惱何處安腳又曰相公貴恙亦原於水火不交何以故凡溺愛冶容而作色荒禪家謂之外感之欲夜深枕上思淂冶容或成宵寐之變禪家謂之內生之欲二者之欲綢繆染着皆銷耗元精若能離之則腎水自然

滋生可以上交於心至若思索文字忘其寢食禪家謂之理障經綸職業不告劬勩禪家謂之事障二者之障雖非人欲亦損性靈若能遣之則心火不至上炎可以下交於腎故曰塵不相緣根無所偶返流全一六用不行又曰若海無邊回頭是岸予元如其言乃獨處一室掃空萬緣靜坐月餘心疾如失予在汴垩聞予元道其詳且曰禪說可治心疾吾輩姑取節焉可也

深寧王先生應麟過宋德祐忠臣表鏞墓詩曰天柱不可折柱折世莫當九鼎不可覆鼎覆人莫扛表公

烈丈夫獨立東南方欲以一己力代國相顛頗昔遺宋祚移耻為不義戕奮然抱志起誓欲掃攙搶拔劍突前麾手回日月光賊勢愈猖獗山摧失忠良嗚呼絕倫志不得騁才長妻孥悉沒溺枯骨誰克襄忠烈動天地遊魂為國殤山水重堪悲抱恨徹穹蒼穹蒼卒一息庶幾紀星霜西風白楊路哀猿號崇岡解劍掛墓栢泣下霑衣裳惜哉時不利抽毫述悲傷愚按表鏞于德祐丙子三月元兵至鄞力屈被縛虜奇其才欲降之脅以烈火鬚髮燎盡罵聲不絕而死蓋與顏常山越千載一轍逈其時舉家赴義者又一十七

人尤足以見鏽修身齊家之化也然觀王詩庶幾可以泣鬼神矣鏽之後若珙若忠徹翩翩尤顯云謂天之報施善人非耶

元人詠曹操疑塚詩云生前欺天絕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塚人生用計死即休何有遺機到丘壠人言疑塚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會須盡發疑塚七十二必有一塚藏君屍陶南村曰此詩知鈇鉞塚間哉不然老瞞毛骨豈真葬七十二塚間哉奸雄欺人詩家又墮其計吾恐老瞞之鬼揶揄矣觀元人趙葉谷之葬則老瞞之計豈若是淺淺哉

胡東州提學兩浙時有士子某者不師教懲以夏楚明年其人狀元及第官翰苑東洲以述職至京師其人設席欵之以新得古歌窯盤盞行酒且曰此器世所寶也但俗眼不識之耳其意蓋譏東洲往時不知已也東洲曰以老夫觀之此器脆薄容易破綻終不若良金美玉之器爲可寶也其人深悔失言

叚成式言龍頭上有一物如愽山形名曰尺木龍無尺木不能昇天愚嘗見終南山中老僧言凡龍不能昇天惟神龍能昇天蓋神龍能大能小變化不測乾卦九五飛龍在天言神龍也其他潛龍困龍土龍蟄

龍豢龍孽龍與夫古者董父所豢之龍劉累所御之龍張華所食之龍皆凡龍也若是神龍則變化不測夫誰得而豢之御之而又食之也哉

兩湖麈談録

唐世藩鎮之禍有識者憤之要當究其建置之始指其疆域之分計其統屬之地則當時事宛然在目可以垂永戒觀史之暇因槩括其大凡使有考焉當安史甫平僕固懷恩欲幸禍植黨于是請以河北地封三降將其后遂為魏博盧龍成德是謂河朔三鎮也又有淄青橫海宣武彰義昭義皆黠將悍卒尤而效

之相與蔑視主人署置官吏連衡以抗天子或以子繼夬以下叛上則朝廷不得已姑賜節鉞雖在中國實如戎狄蓋是八鎮之土地人民不復為朝廷有聲教所不及也按魏博有州七具博魏衛相澶磁也(今大名府并東昌衛輝彰德之地)成德有州四恒冀深趙也(今真定府之地)盧龍有州九幽涿瀛營莫平薊嬀檀也(今順天府并薊州永平河澗之地)淄青有州十二淄青齊海登萊沂密曹濮兗鄆也(今皆山東之地)橫海有州四滄景德棣也(今滄州景州并德州之地)宣武有州四汴宋潁亳也(今開封歸德潁州并亳州之地)彰義有州三申光蔡也(今皆河南之地)昭義有州五澤潞邢洺慈也(今澤州潞州順

德府之地蓋舉天下要害地而瓜分之府庫充實士馬強壯隱然戰國之勢也寧不可憤也乎然亦秉人君之闇懦宰相之凡庸耳有君如憲宗武宗相如裴度李德裕則剪殲而芟劉之不遺餘力矣后之人君覽此其亦拔禍本攬權綱任賢輔惜名器庶不成此厲階也嗚呼萬世之炯鑑哉

嘗觀我朝職官雖革中書省而特置內閣亦隱然宰相也六部則六卿分職也公孤不常置加于內閣則為三公加於六部則六卿兼三公也都察院則御史臺也通政司則銀臺通進司也大理寺則廷尉也太

常寺則奉常也太僕寺則大僕也鴻臚寺則大鴻臚
也行人司則大行也尚寶司則符寶郎也六科則給
事謁者與給事中也翰林院則翰林也國子監則太
學也欽天監則太史令也府尹則京兆也但司徒古
典教民而後世則户部司錢穀太僕古掌天子車馬
鹵簿而今則専司馬政至於光禄古掌宿衛宮殿門
户至唐宋始掌祭祀朝會酒醴膳羞而今則止司供
御飲饍中書舍人古涖中書省掌行命令撰制辭而
今則官善書之士以繕寫内制若祭酒之官前代多
誤故有軍諮祭酒侍中祭酒京兆祭酒等名而今惟

國子監、按古禮賓客將主人饌則老者一人舉酒以祭於地示有先也故謂祭酒蓋尊重之稱也大抵我朝官法古制、其不用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尤遠過前代其餘職任事權稍有不同、而亦無大相遠惟國史總于翰林、而不立日曆所不設起居注、則深有未安嘗考典籍洪武中猶脩日曆猶有起居注、而其后遂廢誠缺典也比讀官制故為考序而紀其大畧

國家財賦仰給東南、而吳郡恒多水患蓋東南諸水咸匯太湖、太湖由三江入海而三江久失故道東江不可復尋獨婁江尚在吳淞江雖在而多湮其別出

一支分從常熟白茅港入海最大且駛而海沙閼塞久成平陸以大勢論之太湖吞納衆流猶人之腹白茅吳淞則尾閭也陽城昆山華亭諸處猶脉絡也尾閭不泄腹且䐜脹爲病四肢百脉無不病者故踈宜興湖州諸閼水歸太湖無礙則常之宜興武進湖之烏程歸安淞之華亭可無水患濬吳淞白茅之閼太湖之水入江海無礙則蘇之長州常熟崐山可無水患永樂中夏忠靖公治之正統中周文襄公治之景泰中李侍郎敏治之弘治中徐侍郎貫治之嘉靖中李尚書充嗣治之夫忠靖文襄不可尚已其餘雖互

有濟失然允其施為之品式舉行之次第抉剔之蠹弊往迹具在有志經國者所當一一究心者也

上守溪閣老在翰林有名文章亦明暢嚴整嘗作擬皐言其中論脩史一條切中今日之弊畧曰班固死天下不復有史矣古之所謂史者常世守之人主所至執筆以隨其言其動皆親見而親書之所謂信史也后世史官雖具員而無定職人主動靜邈不相及政事行罷不及預聞惟易世之後則紬前後奏疏而分曹書之且以宰臣兼領奏疏之辭果皆實乎分曹之人果皆才乎宰臣之意果皆公且正乎且生于數

十年之後追書數十年之前其是非曲直皆茫然無聞或得之傳聞已非其實縱得其實而亦莫能照其情偽或牽于衆不得書或迫於勢不敢書或局於才識不能書故一時君臣謀議勲業汩沒不傳而奸憸情態亦無能發其微以為世戒而監領者又往往以私好惡雜乎其間故曰不復有史矣

李西涯閣老云國家置文淵閣預閣事者迄三十餘人此語在弘治戊午由前考之其人則解學士縉胡文穆公廣黄文簡公淮胡祭酒儼金文靖公幼孜楊文貞公士奇楊文敏公榮楊文定公溥陳尚書山張

尚書瑛苗學士衷高文毅公穀馬學士愉曹文襄公
鼐張文僖公益陳少保循王少保文王文通公一寧
蕭宮師鎡江尚書淵商文毅公輅彭文憲公時徐武
功伯有貞李文達公賢薛文清公瑄許學士彬呂文
懿公原岳脩撰正陳莊靖公文萬文康公安劉文穆
公吉劉文和公珝劉文安公定之尹尚書直彭文思
公華徐文靖公溥劉少師健丘文莊公濬謝文正公
遷若又繼是以後則焦少師芳王少傅鏊劉冢宰宇
曹司馬元楊少師廷和梁少師儲靳文僖公貴劉宮
保忠楊少師一清費少師宏蔣少保冕毛少保紀賈

少保詠桂少傅萼張少師孚敬方少保獻夫顧尚書鼎臣李少保時其止司誥勑而未參大政者吳文定公寬劉文定公春李宗伯遜學石少保珤吳尚書一鵬也嗚呼天下之治亂係宰相觀其人其世可知也

南京太平門有堤樹木森整遠望如畫左則玄武湖澄波萬頃右則鍾山蒼翠蓊鬱三法司在湖之滸去此里餘漸就空曠洪武初開國元勲多賜第其地然祠宇之脩置塋域之甃餙惟中山王一家爲已其餘則穹碑尚在石獸成行而宰木不存蒸嘗無所殊爲寥落甚則斷碑荒草于夕陽之間且鞠爲畦圃併遺

跡而亡之矣嗚呼功載旂常名存太室清廟侑享之人而百五十年已湮沒如是彼金陵山水佳麗道室佛廬金碧輝映此顧蕪穢不治則領留務職太常司獻納者不得不任其咎

表忠徹尚寶太常廷玉子也相術名天下廷玉能先識
太宗於潛邸用是貴顯於時其道人貴賤禍福多奇中宣德中四明陸司寇瑜方授主事往領牙牌忠徹以紙裹一牌授之既出展視之其文則刑部尚書也亟返以告公大笑曰非誤異日當懸此耳后果然人

茍神其術云

駙馬鄔公景和京師人嘉靖初尚永福公主選時例教養於禮曹毛三江宗伯方視篆嘗課以對聯句御溝水泮閘流水鄔即應聲云金屋春殘見落花方朞歲公主下世蓋其讖云

正德中錦衣指揮楊玉附逆瑾勢害人瑾敗玉伏誅家口没入為奴有愛妾攜少女匿民間得免此女長甚美麗妾鑒前禍誓不婚京師權貴家李白洲都憲蔭子納之后寧庶人干紀李坐寧黨被法此女入浣衣局噫有數焉無所逃也已

胡文穆公廣初名靖建文庚辰科狀元也初讀卷時翰林擬吉水王艮為首選當宁覽之而易以胡故艮止為榜眼后文廟靖難師起艮家居不食而死之廣被知遇入内閣荐登台輔雖有王魏之功而罪過之矣知人惟帝其難諒哉

太宗皇帝出片紙書近臣十八名命大學士解縉評之縉於蹇義曰其資重厚而中無定見夏元吉曰有德有量而不遠小人黄福曰秉心易直確有執守宋禮曰戇直而人怨不恤陳瑛曰刻於用法好惡頗端

陳洽曰流通警敏亦不失正鄭賜曰可爲君子頗短於才劉儁曰雖有才幹不知僩義李至劉曰誕而附勢雖才不端方賓曰簿書之才駔儈之心評之美者福爲首瑛洽次之評之惡者賓至劉爲首儁次之自今考之蹇夏黃之勲業無庸於言禮有區畫漕河功終工部尚書洽死交阯終兵部尚書瑛終刑部尚書賜終禮部尚書至劉以罪斥終知府賓以兵部尚書獲罪自盡儁以兵部尚書死交阯之難世以縉爲名言此皆國初人物故特紀其大畧

我朝相業以三楊爲首然亦賴朝廷委遇而責成之

正統初　英宗以幼君臨御　張太后在上有擁怙之功凡事專任三楊百司奏事必命中使諮議然後裁決中官王振一日以事至閣楊少師士奇有所擬議振輙可否其間公憤懣而歸三日不出　太后遣使來問楊少師縈語其故　太后震怒詔鞭振遣人押至閣中謝罪且戒之曰再爾必殺無赦用是數年朝綱整飭海內晏安其後　太后賓天三楊亦先後下世振始弄權天下遂多事矣

魏文靖公驥以直道自持不苟徇俗正統初任吏部侍郎時中官王振怙寵而驕每出則雖部堂尊官亦

欽與迴避魏一日相遇於崇文門不為避王懲之諸於內衆為公危之忽一日　上御便殿召吏部既至問孰為侍郎驥且訊以近日曾有何事公慷慨言其故且曰臣不才備位六卿臣不足惜朝廷名器可惜耳温旨慰之曰爾所言者是好官好官又布政使陳公選道學名流成化中任河南按察使持憲公廉不畏強禦時中官汪直司西廠詗事能立中人禍直往河南勾當公事藩臬悚息郊迎公不為禮俟其至盛服自公署中遁而入直不能堪詰責之公即密疏其專擅罪疏入留中逮直歸　上問河南好官為誰直

以選對上以跡示之二公風節頗相似至於所以培植愛護之則　祖宗之恩至矣

彭司寇韶自在郎署即有才名時外戚周氏言民家占其田土憲廟命公往訊公意謂未有以平民而敢侵貴室者悉以田土還之周憾之言於上逮繫詔獄時有李御史琮亦以同事被收每就鞫公輙昌言曰差失皆小人御史無預如此者再三久之徙詔獄者曰爾持正如此乃君子吾輩今為小人耳遂為直其事於朝得還任乃知天理在人心未嘗泯滅耳

宣德中胡穆為福建僉事獨持風采不畏疆禦楊文

敏公家人有犯亦不少貸文敏薦之為僉都御史正統祐范理為江陵知縣楊文定公之子上京師沿途官司供奉甚恭理獨不為禮文定薦之知德安府乃知二公以國家為念而不計其私有古大臣風視世之得志乘時而借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者何如也

王給事中徽在成化間有諫諍名坐是見斥時巨璫牛玉之罪固所當誅而內閣大臣不能無罪其始不言者是黨牛玉也其後終不言者恐牛玉之後復有如牛玉者出而禍已也數語切中時弊談者至今尚

之
姚文敏公夔亦近時名臣其為宗伯時適慈懿太后
上仙內旨不欲以之合葬裕陵配享太廟公時秉筆
奏牘謂山陵宗廟聖孝所先倫典綱常國家攸重慈
懿之葬域違典禮在百辟將有言之宗室親藩將有
言之天下後世將有言之能保將來無據禮而改正
之者乎引經執禮詞情懇切伏闕跪請憲廟卒從公
議當時雖賴內閣臺諫為之維持然公之力亦多
王越世昌起家御史歷都憲司馬以靖虜功進封威
寧伯雖尚權譎而文事武備皆有可觀世間惟有征

大若天下無如邊塞寒髮為胡笳吹作雪心因烽火煉成丹其行邊詩也久之言官劾其生事開邊竟褫爵家居後起廢為西陝總制卒於邊西涯李公謂其姿表奇邁議論英發其于邊徼險易虜情真偽將士強弱勞逸皆在胸臆出奇取捷謀定後發莫測所向顛倒才智自為操縱而人人欣勸樂為之用可謂浮其實矣

冦都憲潔天順中視院篆剛愎自用馭其屬甚嚴一日歷事監生考勤命題曰道盛德至同列駭然莫敢啟齒韓公雍時為僉都從容請曰題難作若加一善

字庚易成文公欣然從之人謂韓公善進言且有裨
國體也
帝王之興開拓疆土削平僭亂雖頼爪牙之士宣力
於四方然亦有天授非人力可及者我　太祖命四
平侯沐英取雲南師次曲靖扼險莫前忽大霧四塞
英麾軍衝霧及白石江而止比霧霽賊大驚以爲神
兵飛至乘勝遂取雲南　太宗命新成侯張輔取安
南師過清光晴久水涸賊衆先遁我軍莫渡俄而大
雨數尺千艘畢進遂俘逆主郡縣其地此二事書之
史冊光昭千古盖與睢水之大風滹沱之氷合不多

讓也
楊都憲繼宗風節材望標表天下方其為太守考績入京張芳洲贈以文謂公有今人所無者三古人所少者二剛直常持之以委易廉明常持之以含容勇敢常持之以寬靜而不速於成今之為郡而其所施有如其所存者乎楊伯起以清白著聞猶有可御之金公治郡久始終無一足取慕夜及門者蘇子卿以死為事史外猶有餘書公抵官以来遷遣妻孥歸養蕭然獨處齋閣此猶非夙昔之所見也非公不足以當之褒不過溢矣

孝宗皇帝晚年親斷大獄日與大臣元老相接恩禮周浹劉司馬大夏一日對便殿以三營軍士多被占役勇士投充太監各營草場侵欺隱沒為言當宁首肯久之且諭以勿形奏疏蓋恐權貴中傷之方將有所釐正而龍馭不久上賓矣正德中劉有謫戍之禍蓋媒蘖於此云

李西涯程篁墩少小時俱以神童被薦英廟親試之對句曰螃蟹一身鱗甲程即應聲曰鳳凰遍體文章上加稱賞時李尚伏地徐對曰蜘蛛滿腹經綸上遂大異之曰是兒他日作宰相耶俱賜實鈔而出后李

出入館閣四十年卒如聖語

錢與謙脩撰初會試京師謁西涯學士時有以司馬溫公像求涯翁贊者翁遂命與謙代作其中有拔茅連茹公之在朝青苗變法公之在野公之再起是為元祐公之云亡是為靖康非語翁大加稱賞以為數語該括宋家治亂殆盡為之延譽于謝方石諸公謂有掄魁之才已而禮闈廷對果占首選

國中凡三法司讞獄必命司禮中貴一人主之意必正統以後之因襲也成化間黃賜嘗膺此命時陸公瑜為司寇王恭毅公槩為廷尉二公名臣持論侃侃

衿不因黃有所低昂有兄與人爭弟庇之因而致死者法司奏當以死黃欲從末減二公持不可黃大言曰同室之人鬬者尚披髮纓冠而往救之況其兄乎正在矜疑之列二公無以應卒免死戍邊乃知宦官攬權必其才術有動人主非特左右承順而已

弘治間有崔志端者以黃冠至禮部尚書掌太常事翰林因有禮部七尚書一員黃老之語崔聞而憾之遂對以翰林十學士五箇白丁仕路之不清如此可嘆可嘆

李文達公賢在天順中稱賢相獨處羅倫一事不無

可議時學士陳文者為之畫策后文死薛之綱御史作詩挽之曰學士先生早蓋棺薤歌聲裏路人歡填門客散名猶在負郭田多死亦安鹽井已非今日利氷山不似舊時寒九原若見南陽李為道羅倫已復官時李已謝世而羅亦有脩撰之召矣

弘治間仁和尹居官頗不職時獵者獲一虎士林中阿諛者從而賀之詩以為治效有士人俞珩者作口號嘲之曰虎告相公聽我歌相公比我食人多相公若肯行仁政我自雙雙北渡河至今舉為口實

李少師東陽自少小入詞林暨在館閣垂四十餘年

正德中為首相有士人嘲其亡援以尺素公歸啟之一絶云才名直與山斗齊伴食中書日已西回首湘江春草碧鷓鴣啼罷子規啼公得詩但解嘲而已

孝宗皇帝在位好親儒臣一日經筵劉學士機進講責難於君謂之恭二句　上注聽久之俯賜清問因辨析陳字之義劉倉卒進講語不逮意　上謂之曰此即數陳王道之陳也群臣叩首謝又問何以不講末句答以不敢　上又曰何害善者可感善心惡者可懲逸志自今不必忌諱嗚呼英主不世出昂湖龍去遠矣

倪文毅公行狀有曰雲南思疊梗化守臣議用兵司馬馬公疏今中外民疲財困災異疊見何以用兵且欲遣京朝官往諭之公言用兵之法不足示之有餘今公之言得無示弱於天下乎使思疊聞之或輕中國矣且京朝官諭之諭之不從則策窮矣不如姑遣藩臣有威望者以往彼當無不服不服再議之用兵未晚也于是衆皆從之予讀至此益歎馬公之失計倪公之得體而又恐藩臣往諭者之難其人及觀二泉公集則知其人乃參議郭公緒也其言曰迤西有夷曰思疊越金沙江界據地若干里積二十餘拒

不受撫至辛酉歲益猖獗鎮巡合議以剿請事下公卿議撫之便孝宗重用兵從之詔簡藩臬貞毅臣以往乃以君與按察副使王同行旬餘抵金齒于是盧豕將和統軍距所據地二程許而次遣官持檄往者皆被留不服盧還軍至千崖遇君語其故且戒勿进君曰吾受國恩毅稱正在此如公言若臣節何昔蘇武入匈奴十九年尚得生還況此夷非匈奴比萬一不還亦分內事也或謂君曰蘇君以黑髮去髮白而還君今白矣將以黑還乎君正色不答是日曹有疾君單騎從數人行旬日至南甸岩突不可騎乃斬

荆徒步絕挽以登又旬日至一大澤憂都土官以象與來君乘之上霧下沙晦迷蹟而君行愈力又旬日至孟賴去金沙江僅二舍君发以次手為檄遣官持過江諭以朝廷招徠之意夷人相顧驚曰中國官今亦至此乎即發夷兵率象馬數萬夜過江抵君所持長槊勁弩露機而環之數重有譁者逰走聚曰賊刻日且焚殺柰何久之君曰爾譁雖微者亦世受國恩不以死報乃為間邪因按所佩劍指示曰明可我渡江敢復言者斬衆皆股慄君因賦詩見志思疊既見檄諭禍福明甚又聞君志決即遣其酋長數輩來

請聽令及饋土物供具君悉郤去乃奉宣勑榜且與語大畧先叙其勞次伸其寃然後責其叛罪聞之皆俯伏泣下請歸侵地君曰此固聖天子意也宣言許之皆稽首稱萬壽歡聲動地因詰盧參將先所使人出以歸君曹盧得君報馳至則已撤兵歸地受緬書矣是夏五月歸至會城鎮巡以狀聞詔與奏事者官一級餘功俟覈以錄僉謂君且有殊擢越三年君考六年績陞四川參政又一年正德丙寅始以雲南功加俸一級丁卯君進表至京師請致仕去嗚呼世弗患無才惟患用之弗盡耳觀于此舉當國者于正

人何如哉

海涵萬象録

曾南豐記吾鄞廣德湖有益於民甚慱樓公异守鄉郡私徇民情不知大體而廢湖為田杭州西湖若無東坡奏不可廢亦猶吾鄞西之湖田矣

南京浦子口入天長六合縣有河出高郵湖水勢相平只移邵伯兩閘置湖口亦可則漕船免勞儀真過壩前陳御史具奏二次俱被儀真人嘱却不行

宣德景泰中山東兼處旱有司煑粥濟之餓死甚衆又曰濟饑民不宜煑粥當立栅散處見口給米

予令含山時速值旱澇興築陂塘課民種大麥官貸其種三升一畝收麥石餘乃倍所貸收貯社倉復貸之食每石擣米七斗且大麥貯之年遠作飯愈香美比他穀麥不蛀甚足利人今官倉收小麥者若易以大麥不惟久蔵不耗實使兵民兩利蓋在民易滑而蝓在兵則月舂多米又此芒種免為鳥獸食毀收時不慮浥傷誠嘉種也

大明律一卷人動涉其禁者固多法雖嚴而守法者靜以鎮之則訐者少矣

嘗聞括蒼清虛王先生云元末台州方國珍肇亂有

孔子裔孫官浙者避亂過淮道阻見淮上推車挑擔者多公侯容貌因曰紅巾必成事時括人劉伯温棄官歸家與括婺豪傑十數人先看國珎非成事者皆去投陳友諒獨伯温於鎮江見大祖奉小明王治兵因說曰如此後有項羽義帝之釁大丈夫當自立成事　太祖允之自立為吳王

舊制無巡撫侍郎等官宣德中吏部止有蹇尚書左右侍郎久缺後蹇奏保文選鄭郎中誠陞右侍時本部趙郎中新事蹇媚且久因觖望日言於蹇曰鄭誠做得趙新如何做不得蹇欲奏難於士論久之假以

巡撫各處為名保陞十二人為侍郎趙溍預列巡撫江西此巡撫之名自趙新始而蹇公之心實欺紿仕宦而拯下民之將溺著述而申先哲所未言斯不辜上帝降衷而枉在天地間走一遭邪予少也賤涉歷世途沉潛古道或有一得之愚不敢不致力以竭降衷之帝心庶幾生無愧於天沒不朽地下也

傳信錄

太祖一日退朝在武英殿側室靜坐忽聞外有履聲橐橐問曰此謂誰對曰老臣魏其　太祖曰是爾耶朕將謂文天祥耳魏惶懼頓首汗流浹背蓋魏嘗為

元朝郎中　太祖薄其忘故君而稱老臣以自大故以文天祥諷之耳

太祖既得建業以兵力尚寡集太平建康鎮江宣州廣德五府民户為軍謂之民兵及既即位曰虧了五府供給永遠饒了他秋粮止當均徭夫役至以為定制

太祖嘗曰浙西寺院田粮多寺僧惟務酒肉女色不思焚脩乃盡起集京城工役死者甚衆　皇后諫曰度僧本為佛教為僧犯戒自有果報不可使以工役致死吾有所不忍也　太祖曰后言是也釋之

太祖建奉先殿於禁中旦夕薦獻四更時拜天後即往拜奉先然後臨朝　聖人之敬祖也如是

泗州人民常作社會　帝鄉尤盛社中諸老念熈祖家貧惟煩其催督不令出錢至於　仁祖亦復如是

洪武十一年　高祖命江陰侯吳良監造　皇堂於陵所四時祭享遂封社中諸老官爵配饗二祖焉

高廟嘗召魏國公徐達夜飲命左右強之使醉既醉則命內侍數輩送至舊內宿焉公中夜酒醒問曰此何處耶內侍曰此舊內也即起趨丹陛下面北四拜三叩頭而出明日　高廟聞之喜

國初時御史皆築室以居之謂之御史廊每室有閣夜則御史宿於閣上有兩校尉宿於閣下以防之與凡出入起居必與之同每日以御史言動奏聞以行誅賞

太祖克建康都之然以六朝國祚不永意欲遷都他地後人有言遷長安者　太祖曰漕運艱難且已之

太祖初時編律頒行各衙門遵守然而犯法者益多

太祖曰我欲除貪贓官吏柰何朝殺而暮犯今後犯贓者不分輕重皆誅之後再編律合枉法輕重罪之著為令

國初立富樂院於乾道橋男子令戴綠巾腰繫紅搭膊足穿毛猪皮靴行在街兩旁不許當中妓婦戴皂冠身穿皂褙子出入不許穿華麗衣服專令應天府禮房典吏王迪管領凡文武官及舍人不許入院惟商賈不禁院內俄因失火延燒脫歡大夫衙係寄收一應贓物在內 太祖大怒庫官及院內男子婦人處重罪復移武定橋等處

太祖以遞送使客夫轎為民之苦曰人雖有貴賤其口體則一今後使客有符驗者止給夫二名按察司官及出使外國者給四名俱於田粮內出錢雇用不

許擅役良民勞其筋骨刼奪農務情愿受雇者聽
太祖以朝政有失無人敢言乃立執法議理司以汪
廣洋李勝瑞為執法議理官置白牌於上書執法議
理四字如有失所許將牌直言極諫
太祖在婺州嘗夜出私行遇巡軍拘之小先鋒張煥
從行謂巡軍曰此是大人也宜急放行巡軍曰我識
是何大人只知犯夜者執之耳煥懇之再三乃釋之
次日　太祖賞巡軍米二石不復夜出
太祖謂李善長曰湖廣江西直隸府州縣六房有主
文老先生書寫積年把持官府蠹政害民爾行文書

盡數起取來京發雲南五開衛充軍
太祖謂李善長曰濠州是吾鄉里兵革之後人烟稀
少田土荒蕪天下無田耕種村民儘多於富庶處起
取數十萬散於濠州鄉村居住給與耕牛穀種使之
開墾荒田永為己業數年之後豈不富庶以監丞某
督之
京城自夏至秋不雨有司禱求不應　太祖曰在京
法司及在外巡撫按御史按察司官冤枉下人以致
天旱遂遣京畿巡按御史何士弘等至京命細於馬
房及諭中書省御史臺都督府言事次日御史中丞

劉基言三事一曰出陣亡病故軍妻數萬盡令寡婦營居住陰氣鬱結二曰工役人死暴露屍骸不收三曰張士誠投降頭目不合充軍　太祖曰寡婦聽其嫁人不願者送還鄉里依親工役人釋放寧家投降頭目免充軍役旬日仍不雨　太祖怒曰劉基着還鄉為民御史按察司官俱令自駕船隻發汴梁安置被問官吏赦罪還職後淂北方欲用舊人乃謂楊憲曰發在汴梁御史等官俱係舊人宜盡用之

洪武共年高麗國王顓進貢方物稱臣　太祖給以金印封顓為高麗王其相李仁人及子李成桂凡弒

王禑王昌王瑶王奐四主而自立貢方物進表請更
國號　太祖改高麗為朝鮮從其自為聲教後成桂
改名旦進表納前恭愍王金印請朝鮮印及封王誥
命　太祖不從旦所進表有犯上字樣　太祖罪其
使者言此表乃鄭集所撰　太祖以所貢金鞭等物
發還李旦追要鄭集旦懼即以鄭集送至京　太祖
罪之發雲南安置仍令守遼東都司禁約邉上不許
高麗人等過界亦不許商賈貿易永遠絶之
金華歲貢香米三十餘石　太祖曰我訪知民間揀
擇圓淨者用黃絹布袋盛貯封護進呈今後作秋粮

一體送納官倉不須歲貢勞民

藍玉令家人中雲南鹽一萬餘引倚勢先支事發

太祖曰此等侵奪民利阻壞塩法但是功臣家中鹽

引盡行没官

太祖開國之初用葉春王興宗值廳後有天下以其

俱老成不貪除春爲儀鑾司副使陞福建布政司叅

政除興宗爲金華知縣李善長諫曰興宗由皂隷出

身難以牧民　太祖曰興宗跟我數年勤而不貪又

能處事雖儒與吏不及於牧民何有至嚴州見李文

忠亦曰隷輩如何牧民　太祖不從興宗到縣三年

廉幹公勤得民之心秩滿陞南昌通判調嵩州知州
僉院任亮集民為軍興宗曰元末世亂聚則為兵散
則為民民皆為軍稅糧何處奏乞止之　太祖從之
陞懷慶知府朝京時正問養蚕種田官吏興宗亦在
數指揮毛驤奏王興宗亦當被問　太祖曰府主公
勤不貪不必問比還懷慶未久蘇州缺知府　太祖
謂胡惟庸曰選一能人去未幾又曰蘇州知府曾有
人否惟庸曰未得其人　太祖曰我意懷慶知府王
興宗可任惟庸曰臣思不到此　太祖曰行文書與
王興宗就取便道速去到任三年盛有政聲又陞河

南布政司布政赴京辭、太祖曰久不見爾老矣我亦鬚白賜宴賞鈔撫而遣之既抵任以事累事白病卒、

太祖於某年以江西湖廣等處按察司官坐視官吏貪贓致民受害不伸令今後務要年終來朝考其間過貪贓人數以憑黜陟如贓官贓吏不拿體察得出處以重罪

各布政司用空印紙於各部查得錢粮軍需段疋有差錯改正卻將空印紙填寫咨呈補卷事發

太祖怒曰作弊瞞我此盖部官容得所以本布政司

敢用空印紙填寫尚書與布政司官盡誅之遂議用
半印勘合行移關防
太祖之定鼎金陵蓋雖出自　聖意然亦由馮國用
與陶安之言也國用濠州定遠人歲甲午謁　太祖
於妙山　太祖見而奇之曰爾被服若是其寔儒生
耶問定天下計將安出國用對曰金陵龍蟠虎踞真
帝王之都願先拔金陵而定鼎然後命將四征掃除
群寇救生靈於水火勿貪女子玉帛倡仁義以收人
心天下不難定也　上大悅曰吾意正如是陶安太
平當塗人乙未夏六月　太祖帥師渡江取太平路

安與耆儒李習率父老出迎安見　上狀貌謂習等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　上召安與語善之因問吾欲取金陵何如安曰金陵古帝王之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取而有之據其形勢出師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其言亦合　上意國用後官至帳前統制親軍都督指揮專侍謀議安至翰林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二公亦開國之功臣云

太祖初有天下一夕微行至神樂觀見一道士於燈下結綱巾問曰此何物耶對曰此綱巾也用以裹之

頭上萬髮皆齊矣　太祖去明日朝罷有　旨召神
樂觀昨夕結網巾道士以來至則命為道官仍命取
其網巾至今遂為定制蓋自元以前無此也
中山武寧王徐達南征陳友定至蘇州閶門見一女
子絕色即以重幣倫結曰且不即納當為後期及師
旋悔之使人道意令其他適女父堅求以女待巾櫛
王固拒不從更遺數十金以助其粧資且謝負約之
罪王之厚德如此
我朝國初時嘗欲征倭國彼遣使嗜哩嘛哈奉表乞
降　上問倭國風俗如何嗜哩嘛哈以詩荅曰國比

中原國人如上國人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銀甕剪新酒金刀膾錦鱗年年二三月桃李一般春 上初欲罪其不恭徐乃貰之

明天淵鬚長數尺仕元為學士元亡削髮為僧改名来復見心而其鬚如故 太祖既有天下召至怪而問之曰汝不欲仕我而出家為僧吾亦任汝然留鬚亦有說乎對曰削髮除煩惱留鬚表丈夫 上笑而遣之

南京歷代帝王廟每年一祀帝皇之前皆一爵惟獻漢高祖以三爵盖因廟初成時 太祖臨祭禮畢復

至高祖神位前笑謂曰劉君今日廟中諸君當時皆有所憑藉以得天下惟朕與汝不階尺土手提三尺致位天子比諸君尤為難事可共多飲二爵至今遂為定制

大將軍中山王徐達與開平王常遇春將兵三十萬圍張士誠於蘇州久攻城不破常架飛樓以觀城中動靜而士誠以物蓋覆街巷了無所覩有善風角者曰此城龜形盤門是其首齊門是其尾擊其尾者首必出矣二王如其言而攻之盤門果先開

太祖有天下建廟以祀歷代之帝王自伏羲以下像

皆易成至元世祖其面乃屢為淚痕所汙塑工頻加脩飾然越宿如故　太祖聞之幸廟謂之曰痴達子汝以胡人入主中國傳祚幾至百年可謂幸矣今我以天命人歸奄有天下然於汝之子孫亦不加戮但驅還漠北而已則我之待勝國亦可謂恩有禮矣汝復何恨耶宜自寬釋毋再啼哭為也於是望塑工明日遂奏世祖面上無淚矣

國初時京都中有沈萬三者甚富今會同舘是其故宅後湖中地是其花園京城自洪武門至水西門是其所築也

太祖龍興之初有陳遇字中行者金陵人也　雲臺
侍御史秦元之之薦　太祖召與語大悅禮待加厚
稱先生而不名日侍帷幄贊機務車駕幸其第者二
命之官輒辭臣民既推戴　上登大寶所衆諮問悉
保國安民大計先生竭心攄誠多所獻納命為翰林
學士者再皆固辭嘗奉密旨命偕中官趙信往視浙
江使還稱　旨賜白金又命為禮部侍郎又固辭閒
遘病賜藥命中官挾太醫院官視療時微寒特賜錦
被及上供米既瘥入謝　上嘉奬連稱君子者三又
除禮部尚書又固辭自是不復強之以職每召見錫

勞必厚或坐久必賜宴間命廐馬送歸先生秉義懷忠非正道不陳群臣以過被遣者率為解釋　上亮其誠未嘗忤數諭之曰卿老旣不欲仕有子可令帶刀侍衛叩首以子幼辭蓋凈澹恬退始終一致前後所得賜問宸翰頗多眷待之厚亞於勳戚蓋春秋七十有二卒於洪武甲子九月十九日訃聞遣中官賜祭加東園秘器及賻命塟鍾山長林之原嗚呼若遇者其誠可謂旣明且哲以保其身者與

兩京六部各司皆有都吏與諸吏次第宿部巡因國初時　太祖嘗夜中微行取去兵部大門牌匾盖將

以察其警夜者之勤怠也一夕都吏覺而追之　太祖

按凾而去明日早朝遂命兵部都吏巡風至今以為

定制

南京國學之址舊為積屍之所謂之萬人坑每天陰

雨濕行人多為鬼眩有至死者因建雞鳴寺設醮以

度而鬼又夜飛磚擊死僧人怖恐　馬太后聞而啟

於　太祖曰此非孔子大聖無以鎮之是日遷大成

木主於此鬼遂不復為祟後因建學焉

洪武初制天下官員三年一朝覲而允州縣之老人

亦與焉某年朝覲　太祖問一老人曰朕將命工部

築室於後湖之中以為藏天下黃册之所然當作何向宜乎一老人對曰此堂當東西相向庶朝夕皆為日色所曬而黃册無浥爛之虞也　太祖既喜此老人之對又見其貌頗類猫既明日遂召至謂之曰汝為朕定册室之向甚喜朕今復將託汝為守此册無俾為鼠耗遂命一內侍引至後湖埋之自是後湖雖有鼠而黃册無恙弘治某年戶部郎中東莞鄧深嘗管册後湖一日獨坐於廳事中見一老人入揖而言曰吾為朝廷守此黃册今將百四十年一册不為群鼠所嚙然未嘗或蒙管册諸公隻雞斗酒之賜恐此

非所以待有功者言訖忽不見鄧明日即具牲醪祀之至嗣管冊者歲必祀之以為常或曰老人廣之新會人也

高廟舊制內侍不許讀書識字至　宣廟始以翰林官教之於內侍監　二聖之所慮皆有意義然以臣之愚觀之　高廟之思患預防可謂深且遠矣

今太監之冠帽蓋因高麗王冠之制而為之嘗聞之今內侍綏以為　國初時高麗未服　高廟遣一細作瞷其王之冠制而為之遂命諸內侍皆冠之後因其使者之來指諸內侍之冠而謂之曰汝王之冠與

朕此內臣同令此曹日供使令之役於朕而汝王乃欲倔強不臣服朕耶使者歸言之遂舉國降

鐵券之制其形如瓦國初時　太祖高皇帝欲以鐵券賜諸功臣而不知其制聞浙江錢王之後尚有宋所賜券存焉遂命官取諸其家而倣其制為之其賜東莞伯何真券文曰維洪武二十年歲次丁卯八月戊申十一日戊午　皇帝制曰昔人有云識時務者謂之俊傑曩者元運將終華夷鼎沸擾攘教以役生民朝興暮泯若此者相繼終不知時務而失天道尚驅民以應鋒鏑如此者豈一二人哉當是時爾何真

率領南諸州壯士保境安民他非其人安敢輕入爾守境於斯已有年矣其嶺南諸州之民莫不仰賴安全於亂時洪武初朕命將四征所在雖有降者非見旌旗則未肯附爾貞聞入閩負固桂林之徒驅海上群生亦不量力獨爾貞心悅誠服盡嶺南諸州具在表文入朝全境安民得非識時務者乎曩者時務繁冗有失撫順之道致貞職徼有負初歸之誠今特命爾為東莞伯食禄一千五百石使爾禄及嗣世朕本疎愚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與爾誓若謀逆不宥其餘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推誠之心其加恭

順以保祿位延於永久豈不偉歟爾敬之哉

太祖微行嘗至朝天宮前見一孝婦服重服而大笑問曰觀夫人之被服如此而胡盧大笑何也曰吾夫為國而死為忠臣吾子為父而死為孝子然則天下之婦人其好夫好子未有如我者矣吾所以喜而笑也　太祖問曰汝夫已葬乎婦人以手指示之曰去此數十步是吾夫埋玉之處也言訖忽不見　太祖識其處明日命有司往視之則黃土一坯草木森鬱及掘地數尺見其誌則晉卞壼所藏也面色如生兩手皆拳其指甲出手背外六七寸是時城中墳墓有

禁 太祖以其為忠臣也遂命掩之仍為立廟命有
司春秋祀之
今南京孝陵城西門之内有吳孫權墓在焉當時築
城者奏欲去之 太祖曰孫權亦一漢子也宜留以
把門遂得不毀焉
蘇州士大夫家多有 太宗文皇帝即位詔書曾得
伏覩而莊誦之其畧曰允炆以幼冲之資嗣守大業
柰其秉心不孝更改憲章戕害諸王放黜師保崇信
奸回大興土木委政宦官淫泆無度禍機四發將及
於朕朕乃 高皇帝嫡子祖有明訓朝無正臣内有

奸惡王得與兵以討之朕尊奉條章舉兵以清君側之惡蓋出於不得已也使朕兵不舉天下有聲其罪而攻之者允炆曾不反躬自責肆行旅拒朕荷天地祖宗之靈戰攻克駐師畿甸索其奸回庶希周公輔成王之誼而乃不究朕懷闔宮自焚以絕宗社天地不庇鬼神不容朕乃整師入京秋毫無犯諸王大臣謂朕 太祖之嫡應天順人天位不可以久虛神器不可以無主上章勸進朕拒之再三俯徇與情乃於六月十七日即 皇帝位云云 永樂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封甌寧王詔曰朕聞帝王之道立愛惟親為

子不祗不及於父朕　皇考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　高皇帝皇妣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　高帝后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創業垂統傳之萬世朕長兄懿文皇太子降生弗永亂子允炆幼冲嗣立昏愚自暴顛覆成憲崇信奸邪戕害骨肉舉兵攻朕必欲咸劉俾無噍類天下蕩然社稷幾墜朕惟　祖宗積德之勤　父皇　母后創業之艱不得已而應兵賴天之祐內難廓清允炆罪惡貫盈闔宮赴火諸臣民同詞勸進朕以　宗社為重勉狥輿情君臨大寶長兄諸子允熥允熞仍襲王封不意

允熥弗知省躬自生疑懟朕以長兄至情不忍譴責
免為庶人以保全之朕痛切於心常存念慮長兄未
有承嗣其第四子允爁生十有四年矣茲特改封甌
寧王世守懿文皇太子之祠於戲協和之道睦族為
先惇敘之仁繼祖為大用展同氣之情庶續親親之
義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徐輝祖中山王達之嫡長子洪武末襲魏國公歷仕
建文君永樂初元奪爵至某年八月朔日奉 聖旨
比先徐輝祖與黄子澄齊泰[illegible]振張昺葛誠等通同
謀危社稷以後事發黄子澄[illegible]伏誅徐輝祖是中山

王男因念中山王比先平定天下有大功於國家以
此不曾罪他只着在閑今病故了中山王的功不可
忘如今着他嫡長男還襲中山王原封魏國公的爵
中山王沒後的祿米户部查了都還他
我朝以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為三法司國初時三法
司在太平門外建文時遷于城中 文廟南伐以建
文為變亂成法此亦其一事也 文廟既有天下三
法司遂復於故處
太宗靖難之事謀於姚廣孝而征伐之功始於張玉
玉蓋開封之祥符人也字世美初仕元中事 太祖

後事　太宗東昌之戰　上以數千騎繞出陣後敵圍數匝　上以衝擊而出玉不知　上所在突入敵陣大戰殺百數十人玉亦被創而沒　上哭之慟師旋諸將皆侍語及東昌事　上曰勝負兵家常事不足計所恨艱難之際失張玉良輔吾至今寢不帖席食不下咽隕涕不已諸將皆泣　上既正大統行報功之典顧侍臣曰張玉才備智勇論靖難功當第一惜其蚤沒追封榮國公謚忠顯

禮部尚書胡公濙常州武進人生而髮白彌月方黑母夢一僧持花以遺之覺而生公居數月有僧至家

索觀公見僧即笑僧曰此吾師大地高僧後身也命我求見以笑爲誌果然聞者咸驚異之公洪武間爲給事中後　太宗嘗命公廵遊天下以訪異人爲名實察人心向背時御製性理大全爲善陰隲孝順事實書成俾公以此勸勵天下以故雖窮鄉下邑軌跡無不到先是　仁宗皇帝爲太子監國時有飛語上聞　文廟屬公往察之公至以所見七事皆誠敬孝謹密疏以聞　上覽之大悅自是不復疑

太宗將營北京宮殿時有神木出四川馬湖山中命禮部尚書浦城潘賜齋香帛往荅神休聞山呼聲者

三震動天地賜亟歸奏

方孝孺先生未生時其父將葬其祖已預擇某日矣忽夜夢一朱衣人前跪曰聞執事明日要作尊翁先生大人之藏於某山之原然吾九族居此已數百年子孫繁衍不知其數望執事再緩三日吾當徙而避之願以仁恕為心俯從所請言訖辭去明日起土即得一穴濶六丈許中有赤蛇千餘尾共一穴其一長數丈蓋所夢之赤衣也先生之父素不信鬼神事見蛇不顧亦不憶夢中之言積薪縱火焚之有煙一道直指先生之家是時母方妊後數日先生生焉厥狀

甚異舌能餂入鼻中幼穎悟甚長師宋景濂爲文議論滂沛類蘇東坡官至學士盡忠於建文君遭赤九族蓋蛇之報

文廟渡江入城時有平保兒一鎗幾中之因馬忽跪下不能進而　文廟脫馬及後即位召保兒問之曰使爾前日追朕及之將何如對曰臣那時趕上着實一鎗不饒　文廟大笑以爲某衛都指揮　聖君之奬勵忠臣固如此

夏公原吉湖廣湘陰人永樂二十二年雷震奉天殿言者多云建都北京非便而主事蕭儀言之尤峻

太宗震怒加以極刑時六科十三道上言者多云朝廷不當輕去金陵建都於燕故有此變　上曰方遷都時朕與大臣密議數月而後行非輕舉也言者因及大臣　上命言官與大臣俱跪在午門外對辯時都御史陳英等且懼昔日不諫有罪抗言御史給事中白面書生不知大計宜加重罪日將午　上命侍臣出至午門問大臣與言官對辯如何衆皆紛然啐罵言官安言公獨從容奏曰御史職當言路給事中朝廷耳目之官況應詔陳言所言皆當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合當有罪侍臣入復命　上

仍命出再問公對如初　天顏悅懌遂傳旨令各回
衙門辦事而言官無一人得罪者衆謂非公言則又
將有蕭儀之誅矣公自洪武間出仕歷事四朝功業
不可殫述初太夫人廖夢三閭大夫降其室而生公
及長家居僻陋有若戴大笠土神者宻夜護公行
宣宗時上寵眷公日優使者召公日數十輩于道家
有御賜名馬性甚靈每召臨馬必蹄齧闌者報公具
衣冠出而錦衣人至矣其異如此
文廟第三次親征北虜師次開平夜夢有人告之曰
上帝好生如此者再既覺遂命儒臣草詔班師可謂

聰明睿智神武不殺者矣

永樂某年八月中秋節　太宗開宴賞月而月為濃雲所掩因命解學士縉賦詩解作風落梅一闋其辭曰嫦娥面今夜圓下雲簾不著臣見擠今宵倚闌不去眠看誰過廣寒殿　上覽之懽甚留縉飲至東方白

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　御劄付禮部尚書呂震曰建文中奸臣其正犯已悉受顯戮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并習匠及功臣家為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可宥為民給還田土

太祖將封十王時每王擇一名僧輔之姚廣孝自請於　文廟曰殿下若能用臣臣當奉一白帽子與太王戴也蓋王字加白字為皇字廣孝意欲弼成燕邸為皇帝故云然耳既而　文廟自求廣孝於太祖許之既之燕一日寒甚　文廟召廣孝侍宴出一對子曰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冰廣孝即應聲曰國亂民愁王不出頭誰作主　文廟大喜自後漸有興師南伐之圖矣

北京宮闕成　太宗命解縉書門帖縉以古詩書之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　上大喜賜賚甚厚

否泰錄

英廟自始而出狩至終而復辟其間事最詳備謹載於此昔我　太祖高皇帝膺受　天命驅逐胡元遁歸朔漠其末帝妥懽帖木兒既殂　太祖以其嘗臨天下也謚為順帝可謂盛德至仁矣順之遺孽據其故土仍君長其醜類世類莫考惟知其地名尾剌其君立於　宣宗皇帝時者名普化稱為可汗而彼自稱不可知計必仍僭其先世大號也故其臣亦悉用故時將相稱號豈非羊質虎皮鸞翰鳳鳴者哉稱丞相二人曰和寧王阿魯台曰順寧王脫懽常遣使者

朝貢　朝廷賜以詔書亦稱之曰王其後二人相繼死而脫懽之子曰野仙悉二人部屬其號為太師君臣異處常不相見普化取野仙妹以相固結今皇帝即位以來野仙每年冬遣人貢馬　朝廷厚荅金帛過元旦郊祀始遣還然久而漸桀驁不恭往來通事等變詐翻覆告以中國虛實野仙求其子結姻於帝室通事皆許野仙進馬為娉儀　朝廷不知也咎詔無許姻意野仙愧怒以正統十四年七月初八日寇塞外城堡多陷沒邊報日至遣附馬都尉井源等四將各率兵萬人出禦之源等既行司禮太監王振

復勸　上親征命太師英國公張輔太師成國公朱勇等治兵朝廷奏疏請留不允十七日駕行命郕王居守每旦於闕左門西面受群臣謁見偕太監金英吏部尚書王佐鄺埜學士曹鼐等官軍私屬共五十餘萬人出居庸關抵宣府井源等報敗踵至上至大同暮有黑雲如繖罩營雷雨大作振恐之乃勸駕還八月十三日至狼山虜追朱勇等三萬騎還戰皆敗死無隻騎回是日　駕至土木日尚未晡去懷來城僅二十里欲入保懷來振輜重千餘輛在後未至留待之遂駐土木旁無水泉又當虜衝十四日欲行虜

已逼不敢動兵士束手飢渴十五日
求和為言召曹鼎草詔與和遣一通事
遂移營踰塹以行迴旋之間行列已亂爭先
莫能止虜騎蹂陣而入奮長刀以擊我軍呼解甲
投刃者不殺衆裸相蹈藉死蔽野塞川宦侍
被體如蝟 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虜擁以去
文武官 亦有踰山墜谷連日饑餓得
達關 其金銀珠寶貴細者甚資虜
衆二 我師死傷過半十六日 上在虜營
遣使與懷來守將言被留且索金幣懷來城閉不

入縋而墜復遣人送至京以其夜三鼓從西[illegible]
入報十七日百官集闕下頗聞敗報私相告[illegible]愁[illegible]
驚懼出至紫門見軍士奔歸瘡殘被體血流籍然
尚未知 上所在也是日午遣使齎黃金珠玉袞龍
陵丕等物馳以[illegible]馬詣野仙營請還車駕十八日
皇太后召百官入集闕下命 郕王權總[illegible]機於午
門南面見百官啟事奉令施行衆皆謂行且即真矣
數日內外洶洶不自保已而 太后詔天下立 皇
子見深爲皇太子又數日尚書于謙等彈奏奸臣王
振傾危 宗社歷數其罪千萬言讀既畢 王竑以

自有處置讌等言振罪惡滔天今日不正典刑戮其族臣等皆死于此不但已也因慟哭聲徹中外　王起入内使將閤門衆擁讌等隨入太監金英傳令旨且退衆奮欲捽英英懼言籍没振遣指揮馬順往衆曰奸臣黨也宜遣都御史陳鎰英脫身入順前勸解辭色稍遽給事中王竑捽順首衆爭毆之蹴踏搶裂頃刻而斃或就脫順鞾擊出眼血流門閫前衆愈怒求内使毛玉等二人英使捽出亦擊殺之曳三屍陳于東安門軍士猶爭擊不已陳鎰等奉令旨籍振宅幷其黨彭浮請内使陳官等家執振姪錦衣衛指揮

王山至反接跽于徒共唾罵之　令旨獎諭百官各歸蒞事拜謝而出明日移　王座入奉天門左受朝由此即真之議益急振宅在宮城內外凡數處重堂邃閤擬于宸居器服綺麗尚方不逮玉盤徑尺者十面珊瑚樹高六七尺金銀十餘庫馬數百匹鬻山于市其族屬無少長皆斬二十二日虜擁　上至大同城門下門校尉袁彬隨侍以頭觸門大呼於是廣寧伯劉安給事孫祥知府霍宣同見獻蟒龍袍　上以賜知院伯顏帖木兒及野仙弟大通漢王　上曰秋稼未收軍士久饑可令刈以入城又曰虜欲歸我情

偽難測以嚴為偽安等獻酒 上酹地飲訖虜令括
城中犒軍物并内官郭敬等金銀共萬餘兩来迎
駕既獻虜笑不應二十三日 上索西瓜雪梨與虜
食訖遂去過猫兒庄九十海子見蘇武廟李陵碑二
十八日至野松林野仙營在焉 上入營坐野仙拜
稽首乃侍坐宰馬設燕出其妻妾四人以次奉 上
酒歌舞以為娛其後遂奉上居於伯顏帖木兒營去
野仙營十餘里伯顏帖木兒與妻見 上亦如野仙
禮伯顏帖木兒每二日献羊七日献牛野仙每七日
献馬二人每出獵則又以其所獲野牛黄羊之類来

獻二十九日　皇太后命　王早正大位以安國家有司擇日行禮衆率請　文華殿請　王出見辭讓不允衆共言　祖宗神器不可虛　聖母有命不可違有旨從請乃再拜山呼而出九月初野仙遣酋長尚書來言欲送　上還京入見賜以冠帶彩段臨行以金百兩銀二百兩綵段若干匹賜野仙初六日王即皇帝位遙尊上為　太上皇大赦天下百官六軍賞賜有差後十數日野仙復遣使至書辭悖慢朝廷復書大畧言中國已立　皇帝天下兵甲衆盛可相抗禦之意已而命羅通孫祥皆為副都御史守

居庸紫荊關石亨為武靖伯總京師兵馬十月野仙
入寇自紫荊關入殺指揮韓清等孫祥走死初九日
虜至京城西北關外石亨等營于城東兵部尚書于
謙督其軍都督孫堂營于城西刑部侍郎江淵叅其
軍交阯舊將王通為都督鴻臚卿楊善為副都御史
守城虜攻城連日抄掠亨等與之殺傷相當其酋長
鐵頭元帥死焉時繼向降附胡人留居者多乘時為
寇　朝廷重賞購捕被獲者累日不絕虜時少沮復
遣使言欲和十七日以通政叅議王福為禮部侍郎
中書舍人趙榮為鴻臚寺卿持羊酒往野仙其弟及

伯顏帖木兒擐甲冑屬弓矢　太上帶刀引福等前露刃夾之福等拜訖野仙指却羊酒取敕是番字
太上取敕是漢字野仙謂福爾等皆小官可令胡濙王直于謙石亨楊善等來福辭歸時四方兵漸集虜夜遁從居庸關出遺所掠人口牛羊于路以緩追兵
太上自紫荆關出乘馬踏雪而行遇險則衣褓執鞚既入虜境野仙來見宰馬披刀割肉燎以進云勿憂終當送還食訖辭去十九日刺可汗普化遣使獻先此普化駐兵關外未入至是用尋舊約通和為言
朝廷却之胡濙王直言普化野仙君臣素不睦宜受

其獻以聞之從洪等言使人入見獻馬八匹賜衣服冠帶酒饌金帛視常年有加二十二日遣楊洪孫堂范廣等帥兵二萬擊虜之未去者二十五日破虜於固安獲馬牛驢數百匹奪還人口萬餘十一月初八日以虜既退京師解嚴降詔撫安天下十日免朝百官望拜太子聖節於朝天宮十三日楊洪等旋師入見言虜衆已盡絶不敢逼其南去者各竄以漸捕獲之北去者洪等逐至關殲馬洪既奏捷以洪為昌平侯與副都御史羅通練兵於東教場石亨練兵於西教場二十三日野仙遣使來索大臣迎駕約以後月

初三日至其營不然又入寇書辭甚慢不荅二十九日冬至免朝賀每年是日遣官祭長陵景陵至是以胡寇近在陵旁宫宇祭器皆被焚掠陵上官軍死亡逃竄暫輟祭禮十二月初二日贈太師英國公張輔為定興王學士曹鼐為少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皆死於土木者也初四日尊 皇太后為上聖皇太后初七日尊母吳氏為 皇太后初八日立妃汪氏為 皇后冊 太上宫嬪周氏為貴妃即 皇太子所生母也初十日詔告天下赦在京流以下罪囚

景泰元年正月初七日受朝免賀初七日 太上書

至索大臣来迎命公卿集議推舉舊任老成當行者初十日大祀天地於南郊慶成賀宴如常年十八日遣都督范廣率兵巡居庸等關以虜入遼東寧夏皆有報至也二十九日遣都督等官石彪等率兵巡懷来宣府二十六日大同奏虜至城下總兵官郭登敗之陞登定襄伯二月初一日大同奏敗虜于黄土嶺獲首級十三馬驢一百二十三匹奪還男婦二百二十五口器服稱是指揮使許貴之功也宣府參將楊俊執喜寧喜内侍從 太上在虜中也數道虜入冦 太上亦以虜入冦不可測和不可必還京未有期也

惡寧寧又忌袁彬嘗誘彬出營將殺之　太上覺其
詐急召彬回乃得免及是彬言於　太上遣寧傳命
于俊索春衣遣軍士高磐與俱彬刻木藏書繫磐髀
間以示俊俾因其來執之俊與寧領書城下磐抱寧
大呼俊從兵遂縛寧至京師處以極刑於是虜失其
向導亦厭兵矣十六日以石亨為征西大將軍率步
騎三萬五千人出紫荊關以巡北邊其後虜涉春及
夏不復大入六月二十六日野仙以屢使議和不成
俾其知樞密院阿剌為書遣其參政完脫歡等來
上疑其詐召文武群臣議以為虜交兵積久士馬疲

慮又失常年和好之利度其情出於誠且　太上在虜理宜迎復虜縱以詐我當推誠　上允遣禮部侍郎李實大理寺少卿羅綺指揮馬顯與脫歡等七月初一日行十一日至野仙所營失八兒禿之地野仙曰兵端皆因通事陳友等小人締搆以致小事成大及我送　太上還京還遣大臣來議又殺所遣使臣張關保等我回北後遣使者盈不花等亦不生還其故何也實答曰太師雖名送　駕兵行不戰攻關掠野　朝廷豈信張關保等死於陳者盈不花未至京皆因將士不以為來和而以為戰故也野仙曰喜寧

是朝廷內臣我所遣來何為亦見殺實等荅曰喜寧
蒙　太上厚恩却巧導引太師兵馬殺之宜矣野仙
曰　太上在我令伯顏帖木兒早晚恭敬未嘗失禮
因以酪酒飲食實等十三日遣人引實等至伯顏帖
木兒營見　太上實等拜泣問起居　太上曰朕非
以畋遊而出實為生靈除害然陷於此此皆王振所致
也及野仙實意送朕回又被喜寧屢次阻住但唆令
進兵今王振喜寧皆死矣因問　上聖太后與上安
好又問舊臣數人又曰在此踰年始見卿等曾將衣
服靴帽等來否實等曰虜中屢有人回皆不知車駕

何在　朝廷遣使亦無回報以此臣等行時諸物未帶時御用物件金龍綉枕在實等因自出所有金器燒酒焙肉等為獻欲盡取所齎米來献　太上曰小事勿勞勞卿也為朕通和乃大事爾實等因極言王振曩者擅國之罪　太上曰振未敗時無人肯言然朕亦不能燭奸悔復何及語將畢伯顏帖木兒至　太上賜酒共飲伯顏帖木兒復邀實等至其帳與飲實等回至　太上悵求留宿館伴者不肯實等乃至野仙營宿十三日野仙置酒以飲實等野仙曰爾等念太上否實等曰君父蒙塵臣子豈不念乎野仙曰爾

等即念何不迎回實等道来迎之意野仙將從之伯顏帖木兒言禮物未備不可容易野仙乃止凡實等所與野仙及伯顏帖木兒語者其妻皆並坐聞其議傳酒相酌野仙伯顏帖木兒貂裘帽其妻珠翠覆面垂肩盎酪盂肉粗塊長啜亦更互吹彈歌舞以為樂十四日野仙遣其右丞地秃同實進貂鼠皮馬匹遣其尚書土兒罕同羅綺往大同謝回虜兵不復擾邊

實辭　太上袖出書三通以受實其一奉上聖皇后其一遺於上其一以諭群臣伯顏帖木兒約實等速来成和好且指野仙幼子曰此與朝廷議婣者實不

敢對十九日實至懷来遇右都御史楊善侍郎趙榮同可汗普化所遣使皮兒馬黒麻北去蓋孛剌國政皆野仙專之其兵最多普化雖為可汗兵稍少知院阿剌兵又少君臣愳建而立外親内忌其合兵南侵利多歸野仙而弊則均受及欲和野仙恥屈意而陰使普化阿剌來言實等即至京緣邊虜兵皆退二十九日善等至野仙方出獵八月初二日回營與善等相見 太上遣袁斌來會起坐不離 御帳甚寒則以身為 太上温斌嘗病 太上坐壓斌肩背取粥啖以出可汗至是野仙許送 太上還京平章昂克曰

既是送還有何禮物善等曰太師敬我君父故送還豈先輸財乎朝廷臣子蒙太師盛德豈有不報野仙曰昂克說不合理我圖垂名後世爾衆酋聞善語皆以齒咬其指曰好漢初三日善等見　太上于伯顏帖木兒營初四日野仙請　太上至其營餞行野仙彈琵琶其妻奉酒善等侍飲執臣禮甚恭野仙歎曰中國好禮宴畢野仙送出帳十數步　太上登馬乃退蓋　太上在虜踰年未嘗屈尊野仙間見必致敬曰我人臣也可與天子抗禮札欲以其妹侍　太上不從乃止益服聖德虜人往來窺覘　天容穆然

無慘沮惟聞實等言　聖母安好乃泫然出涕飲食所餘多以賜中國被虜者及其將歸莫不悲戀虜人亦不忍別連日各設筵餞初八日　太上駕行伯顏帖木兒護送十一日駐蹕野狐嶺伯顏帖木兒等數百騎皆慟哭良久旣別去克昂於中路射麞獲之馳追十數里來獻十三日駐宣府十四日駐懷來十五日駐唐家嶺　上遣內閣學士許彬商輅至　太上命書詔諭避位免群臣迎十六日自東安門入　上迎拜　太上答拜拜畢相抱持而哭各述授受之意推遜良久乃至南宮群臣就見而退大赦天下有生

咸忻忻焉臣竊惟　聖朝承平既久寡孽潛滋內而奸臣播弄外而驕虜憑陵故己巳中秋之變亘古所無然尚賴　天心默佑　皇圖鞏固振威以遏其侮厚德以化其順故庚午中秋之變亦亘古所無斡旋乾坤並明日月用夏變夷撥亂反正何其神速也抑臣因所目擊耳聞參以楊善李實所述奉使錄錢溥所述袁彬傳約其繁蕪共為此錄蓋出征之月否卦用事之月也回駕之年景泰紀元之年也先否繼之以泰雖則世運關天數矣名之曰否泰錄自以身備史臣于　國家大務不敢不具載以備遺忘故也雖

然聖人相繼於億萬年撫念前事豈不留心制治保邦之良圖也扎

英宗北狩景帝以皇太后之命即　天子位名義甚正但不當易儲耳當易儲時有大理寺丞鍾同者江西永豐人也上疏諫之言甚剴切皇帝怒下同錦衣衛獄死焉

上皇在虜地回居南城時有給事中徐正一日請景廟屏去左右上疏言今臣民有望　上皇復位有望廢　太子沂王嗣位者　陛下不可不慮宜增高南城數尺伐去城邊高樹宮門之鎖亦宜灌鐵　景廟

聽之而不行正尋獲罪謫遼東後　上皇復位見正疏大怒命縛以來以其離間骨肉剮之初正引見時驚出糞溺皆青說者謂其驚破膽云

景帝未崩嘗有駕帖取楚世子入繼世子欲行有長史王姓者止之曰事雖如此宜待金牌勑書來然後行未晚也不宜即往後　英宗復位召世子問其不來之故世子具言之　英宗悅召長史賜以襲衣金帶令長史金帶自此始王盖蘇州人也忘其名矣

郭國嬪諱愛字善理鳳陽人也穎悟警敏尤極工慧

宣宗皇帝聞其賢命迎至京既至病遂不起先數日

自識死期復書楚聲以自哀其辭曰修短有數兮不足較也生如夢兮死則覺也先吾親而歸兮獨慭乎予之孝也心悽悽而不能已兮是則可悼也夫以婦人女子而能為此辭亦賢矣哉

天順某年曹欽謀反伏誅時有一詩傳誦於京師不知誰所作也曰曹奴此日發顛狂寇逯諸公死亦當（謂寇深逯達）學士叩門如吠犬（謂李賢）尚書鎖項似牽羊（謂王翺）萬安叩首稱三叔恭順（謂吳瑾為恭順侯）當亮戰一場寄語滿朝當道者將何面目見吾皇

我朝高廟文廟仁廟宣廟皆用人殉葬至　英宗臨

崩時召　憲廟謂之曰用人殉葬吾不忍也此事宜
自我止後世子孫勿復為至今遂為定制嗚呼英廟
好生之德其至矣乎

正德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該司禮監太監蕭敬傳
奉　聖旨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
前往南北直隷太安神州尊奉聖像供献寶書祈福
安民等項公幹該衙門知道二十二日又傳旨云朕
今欲南幸巡狩合用黄船馬快船隻即便上緊修理
油艌蓬索槁櫓俱要壯麗鮮明毋得遲悞該衙門知
道云云閣此　旨既出三閣下亦嘗一諫但不知終

緐聽從吾南方江山之秀麗人物之繁華市井之喧

闐飲膳之盛美榆林宣府恐入版一至　聖情怡悅

而回闕之日遲遲矣

巡撫兩廣都御史自昔稱爲總督府自正德十二三

年間　天子巡行天下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

於是遂改巡撫都御史爲提督而不敢復稱總督矣

灼艾別集卷之一終